

2005 北 京 文 艺 论 坛

市 场 经 济 与 文 艺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2005 北 京 文 艺 论 坛

市 场 经 济 与 文 艺

■ 主 编：索 谦

■ 副 主 编：张 恬

张 柠

■ 学术顾问：孟繁华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市场经济与文艺:2005 北京文艺论坛集粹/索谦等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5

ISBN 7-02-005660-1

I. 市… II. 索… III. 文艺-工作-关系-社会
主义经济:市场经济-中国-文集 IV. I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1368 号

责任编辑:王 晓 责任印制:王景林

市场经济与文艺

Shi Chang Jing Ji Yu Wen Yi

索谦 等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河北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8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25 插页 2

2006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7-02-005660-1

定价:26.00 元

市场经济与文艺(代序)

——2005·北京文艺论坛主旨阐述

索 谦

当代中国社会,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导经济形态极大地激发了社会活力,促进了社会财富的急剧增长,推动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同时也引发了新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在文艺领域也同样存在。

中国步入市场经济是历史的必然选择。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精辟指出:无论哪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在它的生产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时,是绝对不会消亡的。市场经济是中国当今社会经济条件下必经的历史发展阶段。因此,与其说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不如说市场经济选择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切道德评价都无济于事。正如人类违反自然规律要受到它的惩罚,我国长期排斥市场经济所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就是贫穷和落后。

对市场经济必然性的认识是理性的,对市场经济本质的把握也必须是理性的、客观的,一切感情和道德的色彩都必须摒弃。

市场经济以物质利益为根本驱动力,逐利成为社会内在的、

必然的、普遍的目标。一旦市场经济成为社会的主导经济形态，全部社会产品——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都将转化成商品被用来交换，物物交换、钱物交换、钱钱交换、钱权交换乃至 m 与 x 的交换。 m 是货币 (money)，一般等价物。 x 是未知数，可以代入任何物，物质的或非物质的；有形的或无形的。总之，这种交换关系将本能地超越自己的经济领地，冲破一切人情世故，向着社会所有领域渗透和扩张。全部社会运行，都在利益的交换中实现。利益交换成为社会普遍的、通行的法则，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和左右着整个经济及全社会的运行。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透过商品的物的外壳，揭示出商品的本质：商品不是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市场经济就像一个经济社会机体中的心脏，他将血液——承载着他的法则——输送到肌体的各个部位，不仅流向动脉、静脉，而且渗透到全部毛细血管。因此，市场绝不仅仅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对市场经济的驾驭更不应简单地等同于科学的经济调控和发展战略。驾驭市场经济的前提是对市场经济本质的科学认识 and 把握，必须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出发，着眼于全部社会关系和社会各个领域，文艺领域概莫能外。现在我们就将话题转向市场经济环境中的文艺问题。

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我国文艺的繁荣，这是有目共睹的、不争的事实。市场经济所创造和积累的社会财富，为文艺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为文艺产品的社会实现造就了越来越多的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为越来越多的文艺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生产和发展空间。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市场经济带来的思想观念的开放和多元化，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文艺家乃至整个文艺生产的活力。

市场经济的发展引发了文艺生存、生产和发展形态的变化，

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不争的事实。市场经济法则向文艺领域的广泛渗透以及文艺直接进入市场并形成文化产业,就是最重大的变化之一。随之而来的是:创作变成了生产;作品变成了产品或商品;服务变成了销售;欣赏变成了消费;交换价值取代了艺术价值;市场规律制约艺术规律;等等、等等。大众文化的兴起和文艺娱乐功能的彰显,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产物。在市场中,需求是最终的裁判和风向标。广大民众创造了最广泛的需求,而广大民众对文艺的最初级的、最普遍的需求是娱乐。因此,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文艺的广泛娱乐化就不足为怪了。娱乐是文艺走向市场的制胜法宝。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文艺面临新的矛盾和问题更是应当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和认真对待的事实。·显而易见的现象是:文艺领域的泛娱乐化和泛商品化,文艺创作和生产的浮躁和急功近利,文艺审美和教育功能的弱化,文艺作品思想和意义的被解构,复制品淹没了原创品,图像的蒙太奇代替了文本的内在逻辑,感官的刺激和情绪的宣泄代替了心灵的震撼,精彩的小品式的语言掩盖了结构的松散和冲突的不足,发行量、点击率、上座率、收视率似乎可以决定一切。在这纷繁的新文艺现象的背后,隐藏着更为深层次的矛盾:艺术标准与价值标准的矛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矛盾,传统文艺形式与现代市场需求的矛盾,官方评价与市场评价的矛盾,媚俗与审美追求的矛盾,商业炒作与健康文艺评论的矛盾,文艺体制改革与传统观念的矛盾,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的矛盾,为人民服务的大方向与市场只满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矛盾等等、等等。

面对市场经济中文艺的新问题、新矛盾,我们无需大惊小怪。人类社会就是在不断遇到新问题,研究新问题和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发展进步的。面对错综复杂的新问题、新矛盾,就事论事,就现象论现象、就文艺论文艺都不能引导我们找到正确的

答案。我们必须找到科学的方法,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探求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在《共产党宣言》中十分精辟地阐明:每一个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我们正是循着先哲指引的方向,运用他们创造的理论武器,将文艺放到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中加以研究,探求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文艺问题的解答;探求文艺在市场经济中新的生存和发展之道;探求文艺如何驾驭市场经济而不是被市场经济驾驭;力求坚持文艺自身的责任、使命、理想和追求。这就是我们举办本届文艺论坛并将主题确定为市场经济与文艺的目的和原因。

文艺的产生,根源于人类在满足起码的温饱之后产生的精神文化需求。文艺的生存与发展更是取决于人类伴随物质丰富而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精神文化追求特别是情感的抒发和交流,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重要特征,也是文明社会区别于野蛮社会的重要特征。在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河中,文艺自从脱离原始萌芽状态,伴随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而形成独立存在的社会形态之后,就始终发挥着特有的价值和作用;担负着特有的责任和使命;坚持着特有的理想和追求。

我们反对标语口号式的文艺;不赞成违反艺术规律、片面强调文艺的教育功能而压抑娱乐功能;更不赞成过分的、不切实际的、特别是违反艺术规律强加给文艺的政治任务。这样既不利于文艺教育功能的实现,也从根本上损害了文艺的审美功能。但是,文艺作为一种独立的、整体的社会存在,无论文艺家的主观动机如何,只要他不是留着作品孤芳自赏,只要他的作品投向社会,无论其以产品还是以商品的形式出现,就已经不是个人的

私事而成为社会行为,理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在利益交换成为社会普遍的、通行的法则的情况下,文艺如何发挥其特有的作用,如何担当起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如何保持自身的理想和追求,这也是我们亟待探讨和回答的重大课题。

本届文艺论坛的目标是有限的,我们不奢望意见完全一致,不奢望观点完全正确,更不奢望完全回答和解决问题。我们力求正确地提出问题,进而沿着正确的方向,运用科学的方法,开始对问题的探讨和研究。我们真诚地期待着与会的专家、学者和文艺家们,围绕“市场经济与文艺”这一主题,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发表真知灼见。我们真诚地希望,由本届文艺论坛为开端,社会各界有识之士能够继续对这一主题开展广泛、深入、持久的研究和讨论。

李白有诗云: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中国的市场经济如同天来的黄河之水,汹涌澎湃,充满活力,谁也阻挡不住,谁也无法使它回头。在它的面前,人们或者仅仅恐惧和慨叹大自然的伟力而束手无策;或者凭着科学的勇气而驾驭黄龙,兴修水利,灌溉发电,造福人类;或者盲目放任,任其自流,成灾成害。我们文艺界的同仁们为了繁荣文艺、服务人民的共同目标,应该勇敢而理性地站在市场经济的潮头,在市场经济的滚滚波涛之中,驾驶着文艺之舟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作者简介

索谦:1950年出生。曾经务农、当兵、做工、执教、经商,后长期从事党政机关领导工作。在市政府工作期间,曾参与经济体制改革和首都发展战略研究工作。在东城区工作期间,曾组织研究并制定了全区改革计划和近中期发展规划。在首旅集团工作期间,曾独立策划并领导了大型旅游文化产业项目的开发、建设和营造。197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现任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秘书长、党组副书记。发起并直接领导了“2005北京文艺论坛”,任论坛组委会秘书长。

目 录

论 文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众文化及生产	孟繁华 / 3
文化繁荣与改革开放	沈望舒 / 23
看不见的手:在文艺市场化的背后	郜元宝 / 53
艺术的变革:以独创性写作到创意产业	金元浦 / 63
“新新中国”的展现	张颐武 / 70
凸现精神生产,完善社会建构	谢嘉幸 / 82
消费时代文艺功能的变化	陈晓明 / 104
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文艺体制改革	傅 谨 / 123
娱乐文化的兴盛与文化娱乐的危机	周 星 / 134
文化商品生产和流通中的几个问题	张 柠 / 146
市场、大众文学与小说的生产	程光炜 / 159
持续狂欢·伦理震荡·中产趣味	张清华 / 179
身体化、娱乐化和反智化	朱大可 / 196
文学也要“娱乐至死”吗?	张 闳 / 203
大众传媒时代的文艺生产	蒋原伦 / 217
后极权语境中的娱乐“粉丝”现象	陶东风 / 229
文学创作中平民意识的淡漠	吴 俊 / 239
现代性背景下的文艺的责任和使命	吴秉杰 / 248

真善美当立,恶之花当败	廖 奔 / 260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演艺生存	于 平 / 266
关于当代影像作品消费特征和审美趋向的发言	黄会林 / 271
盛满平庸的地方	王 干 / 287
现代移民都市文化论纲	金民卿 / 302

发 言

市场经济下的中国文学	莫 言 / 327
唱法的市场效应	金铁霖 / 334
回顾与思考	翟俊杰 / 340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可持续性写作	刘庆邦 / 351
国家歌舞团的成功启示	陈维亚 / 358
现代性后果条件下的文学	陈福民 / 362
重省文革音乐	戴嘉枋 / 365
京剧的复兴之路	孙毓敏 / 368
电影市场化的几点思考	郑洞天 / 372
话剧的市场机遇	任 鸣 / 383
美术市场的繁荣与问题的一点思考	王明明 / 388
曲艺的市场前景	贾德臣 / 391
歌曲的时代和它的问题	宋晓明 / 394
市场中文艺的根	田 青 / 399
市场带动书画繁荣	傅家宝 / 402
市场也需要传统	赵 书 / 407
寻找内心隐秘的现实	宁 肯 / 410
在压力和困惑中	宗晓军 / 412

论 文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众文化及生产

孟 繁 华

一、文艺大众化与大众文化

20 世纪以来,大众文化在中国经历了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过程,或者说,不同的政治、文化诉求,都在大众文化这一领域有所表达。因此对大众文化的讨论、改造、转换,从来就没有终止过。对大众文化的讨论,最为经典的起码有三次:第一次是五四时期。在民族危亡、西学东渐的社会背景下,先觉的知识分子要推翻旧文学建立新文学,要把贵族的文学还与平民。胡适的“八事”主张、陈独秀的“三大主义”、周作人的“平民文学”等,主张重建的都是“通俗行远之文学”、“明了通俗”的“社会文学”和“普遍”、“真挚”的文学。这一时期的讨论隐含着明确的新文化要求和想像。它密切地联系着近代以降建立民族国家的神话和梦想。但还于平民的文化实际上是在知识分子的诉求和想像中展开的,它所表达的情感、内容以及痛苦、感伤、迷惘的情绪,与大众并没有关系。即便他们写到了“人力车夫”,但仍然是居高临下的“乘车人”。

第二次讨论的意义尤为重大。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及其讨论,在革命文艺家内部几乎延续了 10 年之久。并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制定的“文艺为

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提供了文学和文化的背景。这一方针的提出,成为半个世纪以来文学艺术所遵循的准则和尺度。而这里隐含的明确的政治意识形态业已成为不争的共识。应该承认,上述两次讨论尽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目标,但却有着无可争辩的历史合理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作为主流话语达到了倡导者设定的期许。百年来中国动荡的社会处境,使所有的有关文学艺术的讨论和期待,难以诉诸于纯粹的文学范畴而不得不负载着更为沉重的社会性内容。国家民族危亡的述说和吁求在这些大众化的作品中得到了广泛的表达。作为知识分子或文学艺术家,也正是或只有通过这一形式来表达他们对社会生活的介入和关怀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文艺家们的幸与不幸全部都隐含于这一矛盾和说不清的情境之中。但是,这一情况也已说明,我们所讨论的“大众文化”的内涵不仅在不同的时期有所不同,同时它与作为一个文学艺术的类型概念也不完全相同。在西方,大众文化包括多种含义:它可以是为大众的文化或出自民间的文化。在形式上,它是指歌谣、诗歌、写实的或形象生动的故事、浪漫故事或忏悔录,诙谐小说或沿街兜售的诗文小册子,西部小说、恐怖小说、科学小说或幻想故事,寓言和讽刺小品、劝善画册、连环漫画和画页,甚至图画明信片。也可以用于指某种新闻文字,还包括戏剧文学的整个领域,从独角戏、小型喜剧到未经删节的戏剧。而它的作用则是“仅供消遣”。但中国大众文化的上述讨论,并不是在这一范畴内展开的。无论大众化还是“化大众”,它更多指涉的是一个“为什么人”的文化意识形态问题。

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大众文化的两次讨论,不仅实现了旧文化向新文化的转变,同时也实现了知识分子话语向民间话语的“转译”。在这个文化语境中,中国的文艺家第一次创作出了活泼朗健的中国农民和士兵的形象。它对于实现战时的民众动员,让最广泛的民众参与救亡图存的民族自救,起到了难以

估量的作用。因此,动荡时期或战时的大众文化讨论,在清除“带菌文化”的同时,它的建设性应当是更重要的。然而,这一文化意识形态一旦成为主流之后,却也带来了两个始料不及的后果:一是农民文化及其趣味的普及。在这次讨论之后,诞生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批“红色经典”,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的产生,是在1938年“文章下乡”和1942年“走向民间”的背景下完成的。周扬肯定《小二黑结婚》时说:“作者在任何叙述描写时,都是用群众的语言,而这些语言是充满了何等魅力啊!这种魅力只有从生活中,从群众中才能取到的。”然而这里的“群众”事实上就是农民。包括《小二黑结婚》在内的一些作品,在实现了向农民文化转移、倾斜的过程中,在表意策略上也同时实现了向旧文化的某种妥协。或者说,这些农民喜闻乐见的作品,在结构形式上所沿袭的仍然是“才子佳人”、“英雄美女”的模式。小二黑、小芹,刘巧儿、赵振华,都是在这样的结构模式中得到表达的。因此,第二次“大众文化”的讨论,其“除菌”的对象事实上是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及其迷惘、感伤、痛苦的“小资产阶级”情感;二是农民文化趣味的思维惯性一旦形成便没有尽期地迟迟延宕。新中国诞生以来,对“带菌文化”的清理就成为日常性的文化政策。战时的紧张和焦虑并没有因和平时期的到来获得缓解,战时的文艺主张几乎完整地置换于和平时期。历次文化批判运动所清理的对象,事实上都被指认为“文化带菌者”。不仅娱乐性的大众文艺失去了生产和存在的可能,就是严肃文艺中与人性、人情相关的作品,也都被指认为“带菌者”而遭致不断的清算。从《我们夫妇之间》到《达吉和她的父亲》,从《美丽》到《红豆》,人的正常的情爱表达都被视为罪恶的。这种状况自然与毛泽东的“新文化猜想”有关。在毛泽东看来,要反对旧文化同时要建设新文化。但是旧文化在毛泽东的视野里不仅指传统的封建文化,同时还有资产阶级文化、农民文化甚至知识分子文化的

某些部分。而新文化却是始终不明确的,它虽然被表述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并期待它是一种“革命的民族文化”,它要有“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它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但对于具体的文艺形式来说,究竟什么样的文化才符合“新文化猜想”,始终是所指不明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所期待的新文化是一个不断透明、纯粹、简单的文化。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对“革命样板戏”的盎然兴趣中得到证实。也正是这种透明、纯粹、简单的“新文化”要求,使农民文化可资利用的某些方面被一再放大凸现,并藉此排斥、打击、拒绝其他被视为“带菌”的文化。因此,第二次关于大众文化的讨论和此后形成的文化主流,事实上也是一种排斥打击知识分子的文化。文化“除菌”运动塑造的文化不再是人间关怀的文化,因此也与“大众文化”不再发生关系。

大众文化的第三次讨论发生于20世纪九十年代,这是一个全新的历史语境。这个时代的大众文化由于与市场发生了关系,因此也就变得更加复杂。事实上,当市场的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的合法性确立之后,大众文化的商业性因素便无可避免地迅速生成并疯狂膨胀。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次讨论产生之前,大众文化已经在八十年代的民间悄然流行。并且是港台文化“反哺”的结果。那是一个乐观浪漫的时代,社会上的各种气氛和情绪预示了国家民族光辉灿烂的未来。松弛的环境为民间多种欲望的释放提供了可能。在尚未产生本土消费文化的时候,“外来形式”执行了它的消闲功能。邓丽君在大陆的成功引发了港台文化“反哺”现象的规模展开。金庸、梁羽生、古龙、温瑞安武侠小说,琼瑶的爱情小说,三毛的温情散文,席慕容的纯情诗歌以及大量的港台、新加坡华语电视剧迅速流行。这一现象几乎全面改写了大陆的文化生活和民众的文化消费趣